

大明后妃

金泉摇岳南摇著

摇图书在版编目 (悦孕) 数据

摇大明后妃轶事 岳南著 原北京：北京出版社
圆用耀园 (中国历史风物文学系列)

摇 隋身苑原园园园园园园园园

摇 I 鄞大 圆圆圆 摇 II 鄞①金 圆圆圆②岳 圆圆圆 摇 III 鄞纪实文学 原中
国 原当代 摇 IV 鄞圆原圆缘

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(圆用园) 第 猿猿猿 号

大明后妃

阅粤配景鄞匀音裁云积

金泉摇岳南摇著

* * 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远号)

邮政编码：圆用园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印刷

* * *

摇 伊摇摇毫米摇摇开本摇摇摇印张摇摇摇摇字

圆用园年 员园月第 员版摇摇圆用园年 员园月第 员次印刷

印数摇摇摇摇

隋身摇摇摇摇摇摇

摇摇摇摇定价：摇摇元

序章摇大风起兮云飞扬

至正十一年（公元1351年）四月，贫瘠空旷的中原腹地阴霾低垂，灰光弥散。

清冷的朔风裹挟着战马的悲嘶和凄厉的哭号，腾起片片遮天蔽日的黄尘，在黑空深处狼奔豕突，呼啸翻卷，伴随着一阵阵呼天抢地、骇人心魄的厉号，十几万修河大军左冲右突、咆哮翻腾。故道黄河地暗天昏，日色全无，大有顷刻间被这黄土黑风淹没摧垮之势！

天象异兆与种种诡秘莫测的流言，随着黑风黄尘在二百八十里的黄河故道上飞扬飘散——

“明王出世，弥勒下凡！”

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！”

元皇室治水总监贾鲁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和战栗。

黄尘黑雾中，两万名戍黄将士长弓在手、利箭搭弦，死死地盯住蠢蠢欲动的十几万黄河挑夫，清冽冷寂的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……

这天，挑河夫挖到黄陵冈一段，奇迹般地从一棵树下挖出一只眼的石人。几万名黄河挑夫先是惊骇万分，继之悚然大哗！

与此同时，早已磨刀霍霍、伺机举事的白莲教教徒韩山童、刘福通率领徒子徒孙歃血为誓，历经了一番烧香引鬼、祭天告地的折腾之后，终于头裹红巾，挥舞着刀枪棍棒、锄头镰刀，从山野草丛、沟田庙宇中一路杀将而出。

郁积在十几万黄河挑夫胸中的幽怨、愤懑也在此时轰然爆裂！随着一阵阵撼天动地的呐喊，故道黄河终于上演了一幕震古烁今的大戏！受尽羞辱的黄河役夫终于扬起手中的扁担铁锹，在戈矛箭雨中翻转起舞。一戍河小卒忘了自己的使命，竟如身临梦境，待扁担敲到自己的头上，才呜哇一声大叫，抱头逃窜。其余将士见状，纷纷扔掉弓箭长矛，四散溃逃。过足瘾的修河役夫顾不上擦净脸上的血水，迅速与红巾军兵合一处。

时民间有谣歌曰——

摇摇天遣魔军杀不平，不平人杀不平人。

摇摇不平人杀不平者，杀尽不平方太平。

从草田农舍到山谷旷野，一批一批的无业游民、流氓无产者，披头散发，睁大血红的双眼，舞弄着树杈枝条、锤头剪刀，一拨一拨地加入红巾军。

时日不久，红巾军一下子扩展到几十万。

声势煊赫的红巾军起兵于淮水流域，迅速波及到汉水流域。不下几月，徐寿辉起于蕲州；芝麻李、彭大、赵钧用起于丰、沛；张士诚起于高邮。

一时，大半个中国红光烁烁，烽烟阵阵。

至正十二年（公元1352年）二月，不甘寂寞的郭子兴也想蹚一次浑水，与孙德崖等几个生死弟兄合谋后，纠集几千个穷苦百姓、街头泼皮，一举攻下濠州。杀了州官，放了囚犯，然后论功行赏，与四个弟兄并称濠州节制元帅。

元大将军彻里不花统兵前来剿攻，尚未排出阵势，早见四面城门大开，数千名头裹红巾的军士潮水般一路冲杀而出，彻里不花怯意顿生，拨马狂奔而逃。主帅临阵溃退，元军大哗，一时间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。

郭子兴一战功成，濠州自此声名大振。

彻里不花溃退三十里，渐渐止住心跳，遂命大军就地扎营。元军虽不敢正面攻城与红巾军厮杀，但对付穷苦百姓却奇招迭出。他们把四处抓获的百姓，用红布一蒙，算做俘虏。方圆百里一时鸡飞狗跳，惶惶不宁。

此时，身处寺庙清静之地的朱元璋再也耐不住寂寞，内心狂飙顿起，恰好友人来信，劝他早投濠州，混个前程。正踌躇不决之际，又闻城中五位元帅人人自命清高，个个拥兵自重，一旦火并起来，必然殃及无辜。留在寺庙，迟早会被元军蒙上红布……

朱元璋心神忐忑难定，慢慢踱回寺庙，未及山门，但见青烟四起，火光冲天，一股焦糊的气味扑面而来。等他一路狂奔赶来，顿时目瞪口呆，大火过后的寺庙，断壁残垣、瓦砾遍地，只剩一座破败不堪的伽蓝殿。

痛心悲切之后，朱元璋决定向伽蓝神投卦问卜，祈求菩萨指点迷津。焚香叩头、闭目默祷一番后，摇筒掷签，先占去留，卦卦不吉，最后孤注一掷，卜问从军前途，居然上上大吉！

多少年后，当他在神圣威严、富丽恢宏的皇宫，安坐在那张威震四海、象征着人生辉煌顶点的大明帝国的龙椅上，用天语纶音的御笔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，他写道——

住方三载，而又雄者跳梁。初起汝、颍，次及凤阳之南厢。未及陷城，深高城隍，拒守不去，号令彰彰。友人寄书，云及趋降，既忧且惧，无可筹祥。旁有觉者，将欲声扬。当此之际，逼迫而无已，试与知者相商，乃告之曰，果束手以待罪，亦奋臂而相戕？知者为我画计，且默祷以阴阳，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，神乃阴阳乎有警，其气郁郁洋洋，卜逃卜守则不吉，将就凶而不妨……

神明既然指明了方向，朱元璋不再患得患失。他扔掉破旧的钵盂，脱下千疮百孔的袈裟，连夜直奔濠州，投奔郭子兴而去。

朱元璋从军后，深得郭子兴的赏识，不久即被编入帅府的亲兵营中。

一日，朱元璋随郭子兴城外巡查，突遇小股元军。众亲兵尚未反应，朱元璋已拍马杀去。凭借和尚生涯练就的功力，一柄腰刀在元军中疯魔乱舞。元军大骇，丢下几具无头尸体惊恐狂逃，霎时无影无踪。

郭子兴大喜，回府后立即升朱元璋为九夫长。此后凡遇战事，朱元璋总是死生不顾，冲阵在先。数战之后，威猛盛名已在敌军中哗然大响。

正当朱元璋在军中声誉日隆、翼羽渐丰之时，身为军中元帅的郭子兴却陷入了长久的忧心烦恼的境地中。凭着无数次刀光剑影的变故和一次次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练，他已隐隐感到，朱元璋决不会永远地寄人篱下，一旦羽翼丰满，便会掀起滔天巨浪。目前虽无实力与自己抗衡，但已是伏在自己身边的一只极其危险的猛虎，这样一只凶猛剽悍的猛虎，又怎会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平静地守卧？现在剪除他易如反掌，但这又不啻于自毁长城。目前濠州城里加上自己共有五位元帅，以孙德崖为首的四位元帅与自己貌合神离，一直对自己心存异心伺机下手，正是惮于朱元璋的威猛，他们才迟迟不敢轻举妄动；但如果任由朱元璋发展下去，最终也会养虎成患。

郭子兴苦思冥想，不觉来到夫人张氏的房间。

张氏善于察言观色，见郭子兴愁眉紧蹙，知有心事，便好言抚慰，扶其入座。

郭子兴长吁一声，诉说了心中的难言之隐，张氏听了暗暗替丈夫担忧。

忽然，张氏脸上由阴转晴，眉梢渐带喜色，莞尔一笑：

“夫君不必过于忧虑，妾观那朱元璋相貌非凡，日后必成大事，何不将马氏许配于他？这样既拢住了他，让他死心塌地为咱效命，又对你的义兄也有个交待，我们也老有所依，一石三鸟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郭子兴怔怔地望着夫人，茅塞顿开，一把搂定夫人，连连称妙。

郭子兴亢奋之余，立传朱元璋内室进见。

当郭子兴亲口对朱元璋谈起欲将义女嫁给他时，朱元璋浑身热血激荡不止，仿佛一下儿卷入金戈铁马的洪流中，耳际轰轰作响，似乎周身在一寸寸爆裂。

“怎么，你不愿意吗？”郭子兴面色一沉，拍案而起。

张氏心细，早看出朱元璋惊喜过头，一时找不到自己，于是缓缓地說道：

“国瑞^①，你不要紧张，帅爷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配于你，这也是我的主意。就因为帅爷见你文武兼备，不同凡响，将来会有一番作为，才决定把马姑娘嫁给你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或是心中另有别人，但说无妨，我和帅爷都不会怪你！”

“哼！和尚哪会有什么心上人？”郭子兴气吁吁地插了一句。

直到此时，朱元璋才从梦中惊醒，他一句话也没顾上说，便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跪地，连连给郭子兴和张夫人叩头，直到叩出一个红肿的血包，才想出要表示一番：

“小婿感戴岳父岳母大恩，此后当粉身碎骨，刀山火海、肝脑涂地，亦在所不辞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望着朱元璋额头上古怪的青包，郭子兴夫妇忍不住同时一笑。

与此同时，在郭府一处幽静馨香的小花园里，马氏正独自踱

① 朱元璋字国瑞。

步于一处小巧典雅的假山旁，柳眉紧蹙，目光迷离，神情之间闪烁着烁烁不安。

那个将要托付终身的朱元璋，她在这之前曾隔着丝帘窥视过几回，那张奇丑无比的脸上，总是写满谦卑，高高隆起的额头和太阳穴，配备着一个巨大的鼻子和一双金色般的眼睛，这张脸曾无数次令她惊悚和战栗。只有她才能感觉到，在他谦卑的表层下，似乎总隐隐约约显露出某种隐秘的杀机。她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因为身居的处境，使她从小就锻炼出观察人和判断人的直感，她相信经她过滤的人物形象，骨子里是藏不住任何东西的。

这个曾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是不会在意我的，他在意的只是和义父郭子兴的关系。以前偶尔也撞见过几次，她发现朱元璋偷觑她的目光一点激情也没有，更没有丝毫的向往之情。堂堂的帅府千金，居然正面受人藐视，她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失落。

——也许，我会改变他的！

马氏不会想到，她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史官都在倾听！她不仅改变了朱元璋，更改变了迟缓沉重的中国历史！她的出现，令元皇朝大厦迅速滑向死亡深渊的同时，也为威波四海的大明帝国写下了辉煌灿烂的序章！

第一章摇芭蕉叶上几秋声

新婚红烛未灭，惊天狂飙四起。一言闯祸，舍乳飞救。元帅铁链加身，真龙回归故里。三路攻金陵，二帅会阎罗。一锤敲死皇帝，五通庙中即位。烈烈鄱阳湖，煌煌垂竹帛。狂风箭雨，断橹残桅。大汉皇帝一命呜呼，六十万军灰飞烟灭。

痛舍双乳救夫君

不知走了多久，马氏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躁然和疲惫，后背上密集轻痒，细细的汗粒顺着滑腻的肌肤汨汨流下。

马氏停了下来。

想起那个丑相百态的矮小裁缝，马氏忍不住暗中好笑。

在张夫人的左右指挥和一大群丫环的乌鸦聒噪声中，号称“濠州第一刀”的著名裁剪能手满头雾水、一脸无奈，面对一大堆流光异彩的华贵面料，竟不知从何处下剪，直到款式、面料最终由夫人敲定下来，那个惶惶不安的矮小裁缝才像被抽了筋的死狗一样，一下子瘫软在地。

马氏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快意。

一想到自己凄凉的身世，想到郭子兴夫妇对自己的百般恩

爱，马氏渐生不安，脚步不由得迟缓下来。

马氏自幼锦衣裘被，衣食无忧。父亲马公为人豪侠，仗义施财。遇到郭子兴时，郭正四方流浪，居无定所，衣食无着。马公见郭子兴颇有几分英雄气节，便接济收留，并结为刎颈之交。后来马公不慎杀人，为躲避官司，只好将爱女托付给郭子兴。郭子兴感于义兄的情怀，对马氏视若亲生，悉心抚育。他亲手教习文字书画，夫人张氏更是慈爱有加，手把手教其针线刺绣。马氏本就聪慧过人，凡事一点即通。长到十八岁时，更是出落得清秀俊美、妩媚宜人，无论如何变故，总是举止从容，从不疾言厉色，深得郭子兴夫妇的喜爱。

当地时俗，女人以小脚为荣。马氏之父对这种伤筋断骨的陋习深恶痛绝，坚决不合时流，致使女儿一双天足无拘无束、放任生长……

当然，在进洞房前，马氏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太多的琐事，她得由一大群吵吵嚷嚷、唧唧喳喳的女人前呼后拥，香汤净身，文眉绞脸，然后沉沉大睡。据说这也是夫人的意思，为的是有足够的精力冲刺那道标志着女人一生辉煌灿灿的关口。

钟号悠扬地奏响，锣鼓铿锵地敲打。沉浸在欢乐躁动的将士们，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个貌似憨态的新郎，日后竟能驱云驾雾、呼风唤雨，掀起冲天巨浪，搅动得四海不宁。最终八方臣服，威仪天下！他们惟一能想像到的是，这个精力旺盛的黑脸莽汉在新婚战床上的一番激烈地厮杀！而这种想像几乎无一例外地勾起每一个人那莫名的冲动。

吵天闹地的人群终于散去，新房复归平静。

马氏惶惶不安地坐在床沿上，咬紧牙关等待着那个自己必须等待的时刻。

朱元璋踏进新房，一言不发，四下打量新房的左右四壁。那神情似在欣赏一幅令人摸不着边际的油画。尽管马氏一动未动，

但她清楚地判断出朱元璋此时的心情：他并不是一个急于捕获猎物的人，他要将手上的猎物折腾得力疲精竭才会有一番动作。

朱元璋直到把四壁大红的房间反反复复打量个够，这才注意到马氏的存在。他缓步走近马氏，感到了她周身抑制不住的阵阵颤动。他轻轻地揭下红盖头，细细地凝视着自己的新娘。

马氏轻轻抖了一下，缓缓抬起头，立时，她娇羞妩媚的面庞暴露在辉煌的烛光下。

大红的烛光激荡起层层涟漪，一波一波掩向房间的四壁。

朱元璋没有任何言语，神情不见任何激动，就这样对峙了片刻，朱元璋开始为马氏宽衣解带。

马氏遍体冷汗，心中惶惶不已，一如祭坛上的羔羊。

朱元璋一件件仔细慎微地剥掉马氏的内衣，他剥得很小心、很仔细，一边剥一边窥究其中的奥妙。不一会儿，一具未加任何雕凿和修饰的闪闪发亮的玉体横陈在他的眼前。此时，他的呼吸仍然平静，神色依然沉稳……

“我要把你当战马来骑！”

说这话时，马氏注意到夫君长长的黑脸上放射出异彩，开始生动鲜活起来，这张脸不再令人惊悚和战栗，不再令人惶恐和不安。在急剧冲刺的瞬间，她感到了那种惊心动魄的辉煌……

就在朱元璋在新婚的战床上挥戈执矛、左冲右突之际，郭子兴的两个活宝公子却上蹿下跳、平地生浪，必欲致朱元璋于死地而后快。

原来，自郭子兴收留朱元璋并招为女婿后，朱元璋很快在军中稳住阵脚，并博得了郭府上下一片好感，郭氏夫妇本来就疼爱马氏，自然爱屋及乌。二位少爷公子渐受冷落，开始对朱元璋由怨生恨，寻机发难。

两位公子一前一后，一阴一阳，在郭子兴面前聒噪不已。时日一久，郭子兴对朱元璋便渐生反感。

恰巧这天又因是否出兵徐州一事，众将官各执一词，吵吵嚷嚷，相互指责。堂堂的帅府议政大厅仿佛变成了交易市场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

郭子兴直气得满脸胡子根根倒竖，一拍桌子，才将闹哄哄的局势控制住。他四下环顾一圈，见朱元璋始终未发一言，才将目光定住：

“国瑞，你说说看，徐州那边该将如何？”

朱元璋见情势混乱，众将官哼哼哈哈，早已按捺不住，正好元帅问话，于是不再犹豫，朗声说道：

“目下徐州被困，正待求援，虽然我们濠州势单力薄，但兵良将勇，士气旺盛，如能乘徐州危急，发兵救援，赢得彭大、赵钧用等几位将军的信任，我们联手反元，势必会在濠州至徐州一线形成强大无比的阵势，至少刘福通将对我们刮目相看……”

“他刘福通算什么东西？”朱元璋尚未说完，郭子兴就气呼呼地打断了他，“他据城为王，老子也据城为王。他能找一个小杂种来充当什么小明王，老子同样能找一个毛贼当一回大明王！”

“元帅此言谬矣，凡事名正方能言顺……”

“混账东西，难道老子起事就名不正、言不顺吗？”

朱元璋越是争辩，郭子兴越是生气。

“刘福通挟小明王号令天下，万民归附，我们起码得到他的认可才是！”朱元璋倔劲上来，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。

“放肆！我郭某人起兵濠州，杀贪官、斩污吏，堂堂正正，万民拥护，八方来投。他刘福通想当皇帝，我为什么做不了皇帝？”

此言一出，众将哗然！孙德崖一伙更是神色大变。

朱元璋见郭子兴信口雌黄，众将颇有微词，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涌上心头，他沉吟了一会儿，用稍带感情的语调说道：

“岳父大人息怒！小婿感戴元帅厚恩，虽一死难以图报！只是元帅切不可感情用事，招惹内外不合、群起攻之，须知出头的椽子先烂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郭子兴一声断喝，声震屋瓦。入会将领的目光“刷”的一下都定格在郭子兴的脸上。为了制造一种效应，抖一抖元帅的神威，郭子兴用力一拍桌子，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：

“来人，将这个逆子押下去！”

几名亲兵一拥而上，架起朱元璋就走。朱元璋奋力挣扎，最终还是被拖了下去。

郭子兴余怒未消，末了又恨恨地补充了一句：“让他禁闭反省！”

一场严肃的军事会议就这样在滑稽、争吵、热闹中不欢而散。

朱元璋被禁闭，两位少爷公子暗自兴奋，一番密谋后，决定串通军中伙夫，断绝食物供应，活活饿死朱元璋。

马氏初闻夫君被义父囚禁，误为谣传。待几日不见夫君，这才慌了手脚，欲向义父求情，又恐火上浇油。万般无奈中，只好向值班卫士打听。

卫士自然不敢对元帅的爱女撒谎，将朱元璋被囚禁的经过从头至尾地述说了一遍，见四下无人又悄悄告诉她：朱元璋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。

马氏思夫心切，顾不上道谢，匆匆忙忙向伙房奔去。

伙夫一见马氏怒气冲冲赶来，以为事情败露，先自乱了阵脚，只好强打精神、语无伦次地问道：

“夫……夫人，有……有何吩……”

“快拿两个馒头给我！”马氏不容他结巴完毕，一下掀开热气腾腾的蒸笼。

伙夫不敢怠慢，马上抓起两个馒头，立时烫得龇牙咧嘴、上

蹶下跳。

“给我！”马氏一把抢过馒头，再也顾不上多费口舌，夺门而出。

马氏急匆匆地走着，忽然张夫人的声音由远而近地传来。

听到夫人的声音，马氏来不及多想，一下子将两个馒头塞进胸襟，紧贴双乳。

这边马氏烫得蹙眉皱脸，那边夫人一头雾水，连声惊问：

“我儿，怎么闹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唔……唔……”马氏用手托住馒头，冷汗阵阵，泣不成声。

张夫人愈加疑惑，一把扶住马氏：“快告诉娘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！”

马氏再也忍耐不住，手一松，两个冒着热气的馒头从双乳间滚落在地。

张夫人大惊，急切间一把撩开她的胸襟，但见双乳红肿，两个乳头已经烫烂。夫人知有变故，急令左右丫环扶马氏于内室，细问详情。

马氏哭诉了一番。

张夫人一听爱婿被关，两个儿子如此混蛋，这还了得！当下顾不上马氏，怒气冲冲地闯进议政大厅。

此时，郭子兴正与两个儿子天叙、天爵商讨如何处置朱元璋。

“你干的好事！”张夫人一见郭子兴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又见两个傻包儿子也在此，火气立时突突上升，双目几欲喷火：

“好你两个不通人性的畜牲，竟敢合谋加害国瑞！”

这郭子兴虽是一军主帅，威震八方，但不幸骨子里遗留着男性传统的“惧内”基因。据传有一次醉酒闹事，张夫人怒闯元帅大帐，郭子兴闻讯集合军队，意欲给夫人一个下马威，谁知张

夫人在刀光剑影中神色从容，直奔大帐而来。郭子兴见到长驱直入的夫人，竟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句：“请……夫人……阅兵！”传说未必是真的，但有一点可以作为佐证，郭子兴历来对夫人言听计从，从不违拗。

郭子兴骤然被惊，又遭夫人一番奚落，早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，再无半点生机，只能听任夫人呜哩哇啦一通教训：

“我现在真是看不懂了，一个堂堂的节制元帅，怎么会有这般的气量？国瑞为你出生入死，竟然落到这般凄惨的境地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没了国瑞，抛开咱们的宝贝女儿不说，你会成为什么样子？那孙德崖一伙儿整日背后磨刀，伺机发难，为什么迟迟不敢轻易动手？这不是连三岁的孩子都能看得懂的吗？现在好了，你将国瑞又禁又闭，等把国瑞折腾死了，你这个狗屁元帅也当到头了……”

“夫人，我……”

“还有这两个小畜牲，”张夫人不等郭子兴说完，又转向两个儿子，“你们俩算什么东西！阵不能冲，仗不能打，却净干些亲者痛、仇者快的蠢事。你们加害国瑞，不是成心砍掉你爹的左膀右臂，让你爹等着被人收拾吗？”

两位少爷公子灰头土脸，惶愧地低下头，再无半点神气……

朱元璋被郭子兴一怒之下囚禁，心情渐归平静。回想从军后的种种磨难，出家前的凄冷苦寒，禁不住怆然泪下——

朱元璋出生于一个天灾人祸的年代，自幼给地主放牛，家道贫寒，后来父母相继染上瘟疫，不幸死去。因无钱置地买棺，迟迟不能发丧，朱元璋面对亲人的尸骨，放声号哭，呼天抢地。邻人刘继祖见朱家可怜，拨出一块葬地。朱元璋买不起寿衣棺材，只好用破衣烂衫把父母的尸体包了，刚要下葬，忽然雷鸣电闪，急风狂雨。待到朱元璋回过神来，已是雨过天晴、艳阳高照，平地隆起的土包恰巧掩没了父母的尸首，朱元璋大惊，以为神助。

多少年后，当朱元璋亲自撰写《御制皇陵碑》回想这段往事时，曾这样写道——

昔我父皇，隅居是方，农业艰辛，朝夕彷徨。俄而天灾流行，眷属罹殃。皇考终于六十有四，皇妣五十有九而亡。孟兄先死，合家守丧。

田主德不顾我，呼叱昂昂。既不与地，邻里惆怅。忽伊兄之慷慨，惠此黄壤。殡无棺槨，破体恶裳。浮掩三尺，奠何肴浆。

既葬之后，家道惶惶。仲兄少弱，生道不张。孟嫂携幼，东归故乡。值天无雨，遗蝗腾翔。里人缺食，草木为粮。予亦何为，心惊若狂……泪笔以述难，谕嗣以托昌……

他没忘刘继祖赠地的恩情，追封其为义惠侯，并御写诰文：

朕昔寒微，生者为衣食之苦，死者急阴宅之难，吁，艰哉！尔刘继祖发仁惠之心，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，朕得斯地，乐葬皇考妣于是，至今难忘……

朱元璋埋葬了父母，茫然无措，想去投亲，左思右想，竟是六亲俱断，天地虽宽，竟无投奔之处。英雄末路，禁不住仰天长叹！

后来，朱元璋决定出家当和尚。

到了皇觉寺，长老安排朱元璋先从小行童做起，打扫寺院殿堂。

这皇觉寺佛堂纵横交错，朱元璋打扫完毕后，紧接着要上香、点烛、击鼓、敲钟。加上初入寺院，大小僧徒联合欺侮，一

天下来，腰酸腿软，精疲力竭。但为了生存，朱元璋只得忍气吞声，咬牙挺住。

一日，打扫到伽蓝殿时，已是累得眼冒金花，不小心又被伽蓝神座绊了一下，直摔得晕头转向、灰头土脸。等他回过神来，狠狠地朝伽蓝神踹了几脚，又提笔在其背后写上“发配三千里”，以示惩罚。

严重的灾荒越来越波及寺庙，皇觉寺的生计面临危机。无奈，寺里的主持只好宣布遣散僧众。朱元璋孤苦一人，无家可归，只好带上木鱼和瓦钵，四方云游化缘。

自至正四年（公元1344年）到至正七年（公元1347年），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朱元璋芒鞋托钵奔走在淮水一带，餐风露宿，历经风霜。

多少年后，当威仪天下的朱元璋静静地在御书房里回味这段凄苦的经历，笔下仍充满了辛酸和凄凉——

众各为计，云水飘扬。我何作为，百无所长。依亲自尊，仰天茫茫。既非可倚，侣影相将，突朝烟而急进，暮投古寺以趋跄，仰穷崖崔嵬而倚碧，听猿啼夜月而凄凉。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，志落魄而快佯。西风鹤唳，俄淅沥以飞霜，身如蓬逐风而不止，心滚滚乎沸汤。

身如“蓬逐风”、心似“滚沸汤”的生活，朱元璋过了三年多，然后又回到了皇觉寺。

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朱元璋从昏晕中醒来，见夫人马氏正泪眼婆娑地注视着自己，当下明白了一切，待要起身，头晕目眩，周身无半分气力。